



說來真是巧，五月九日至十一日在香港舉辦的「一帶一路·四海同心：中港名家書畫展」，展會的兩位主辦人，香港公開大學教授、「一帶一路」文藝會主席趙雨樂、該會在內地的理事鄒國華，竟是外子的老朋友。展會結束，相約來寒舍小聚，一同到來的，還有著名畫家薛林興先生。

這是以「一帶一路」為主題，兩地首次聯合舉辦的書畫展。展會不乏名家、大人物、國家一級美術師，都有成串的、響噹噹的抬頭，例如趙建成、于志學、冉多文、薛林興等；開幕那天，連香港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來祝賀。

薛林興先生是上個世紀七七屆的美術系大學生，那是「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是學術界的驕子。趙雨樂先生出身收藏世家，家族以「古月堂」著稱，他對收藏有濃厚的研究興趣，著作等身。鄒國華先生是業界的資深人士。

一堂美術課

小 冰

曾經聽說，不同的畫家專注不同的事物，好比說齊白石畫蝦，徐悲鴻畫馬，李可染畫山水。薛林興先生則以仕女為題材，他穿越中西方手法，「搜盡美女打草稿，畫不驚人死不休」，為中國仕女畫創新。對女性美，薛先生有與生俱來的感悟力和洞察力。他堅持人體寫生和人體研究，從中發現韻律美、節奏美、肌膚美、色彩美、表情美、靈魂美。

薛先生認為，中國的傳統美、古希臘的人體美、古印度的性感美是可以融為一體的。他的現代中國仕女畫《湖》、《書香》、《古往今來》賦予人體誘惑力，是生活中的血肉之軀。他的《大唐貴妃》華貴，《山鬼》冷艷，《洛神》冰清，《村姑系列》敘述良樸，《時尚女孩》寫實純真，《都市女性》凸顯知性。作品《和平美神》獲十三位國

家元首題詞，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寫下「讓世界充滿愛」，希臘時任總理寫下「我們需要對話，需要討論」。翻開薛先生的畫冊，可見安南、老布什、戴卓爾夫人等世界名人政要，向他贈送畫作的親筆致謝信之影印件。

早在二〇〇五年，薛林興先生就榮登巴黎羅浮宮法國國際沙龍展，作品《大唐貴妃》獲特別獎。我國老一輩美術家徐悲鴻、吳作人、吳冠中都先後參加過法國國際沙龍展。當《聯合國新聞》刊出他的畫作時，薛林興這個名字被全世界關注。

薛先生的藝術見解，有些聽起來新鮮，有些卻令人費解。他說：「曲線就是美，曲折也是美。」「曲折美？恐怕沒有人追求人生曲折美吧！」我說。他聽了反問道：「音樂曲子為什麼叫曲子不叫直子？戲曲為什麼叫戲曲不叫戲直？女人的身體曲線，自然界

的山脈、雲的翻捲、樹的長勢，不就是美嗎？」大師的講解，聽得我一時無語。

說到國畫的精髓，薛先生剖析作畫的曲線美、隱藏美、層次美、殘缺美、虛實美、無中生有美。他講：「國畫的精髓是無中生有。表達『深山隱寺』，畫中無寺，卻由兩個小和尚在河邊打水來寓意。『蛙聲十里出山泉』，作品裏不見青蛙但見小小的蝌蚪。小和尚寓意寺廟，有蝌蚪就有青蛙，這種霧裏看花的手法，就是隱藏美。」

講完「隱藏美」講「殘缺美」。「維納斯美就在殘缺，如果她有胳膊，魅力還那麼大？賞畫要從意趣、意象、意境、意蘊、意念、意志各方面着手。」薛先生這樣解說，我覺得好像有道理！看似一次閒聊，卻像上了一堂美術課。

時間過得飛快。他們離開前，我找來一張A4紙，請薛先生寫幾個字，近水樓台先得月。薛先生接過紙和筆，想了想，寫下「柳絮紛飛」。「柳絮紛飛」，這是在大公報大公園版目前的小欄名字哦！



薛林興對女性美有獨特的洞察力

資料圖片

港地名多「同名同姓」

過來人



香港地域雖然細小，但有不少地名是相同的，究其原因，歷史學者認為與地形

和環境因素有關，例如有個地方剛好田野中央，人們就因應其環境特點而稱為「田心」，而事實上，本港確實有多達六個地方稱為「田心」，因此各位在到訪親友時，一定要搞清楚正確的地點所在，以免費時失事。

以「田心」為例，就分佈於沙田大圍、大埔烏蛟騰、大埔下坑、大嶼山東涌、元朗洪水橋和元朗錦上路；至於其他「同名同姓」的地方還包括：（1）長沙灣，分佈於荔枝角、大嶼山芝麻灣和東洲；（2）陳屋，分佈於沙田灣、東平洲、鹿頸和西貢上洋山；（3）洲頭，分佈於落馬洲和東平洲；（4）青洲，分佈於西貢斬灣、西貢清水灣、硫磺海峽、葵涌醉酒灣和吉澳洲；（5）竹坑，分佈在元朗橫台山和大埔頭；（6）竹園，分佈在黃大仙、西貢蠔涌、蓮麻坑和元朗錦綉花園、（7）涌口，分佈在大嶼山石壁和梅窩；（8）鍾屋村，分佈在大埔林村和元朗洪水橋；（9）鹹田，分佈在荃灣大窩口和西貢大浪灣；（10）紅花嶺，分佈在

新界東北城眉洲和沙頭角；（11）雞公嶺，分佈在新界東北吉澳和元朗攸潭尾；（12）雞公山，分佈在大嶼山二澳和西貢企嶺下；（13）雞地，分佈於元朗和粉嶺；（13）觀音山，分佈在大嶼山羌山、元朗石崗、石澳和沙田；（14）荔枝園，分佈在沙田、大嶼山梅窩和九龍城聯合道；（15）李屋，分佈在打鼓嶺坪嶺、大埔沙螺洞、東平洲、船灣和新界東北南涌；（16）羅屋，分佈在大嶼山二東山和荃灣油柑頭；（17）蓮花山，分佈在新界東北南涌、元朗橫台山、大嶼山貝澳、元朗厦村和柴灣；（18）鹿湖，分佈在大嶼山羌山和西貢北潭涌；（19）龍尾，分佈在大埔大美督、大嶼山芝麻和西貢沙角尾；（20）南風灣，分佈在西貢萬宜和大埔海下。



▲本港有六處地方稱為「田心」，這是其中位於沙田的田心村

作者供圖

家庭「清流」亦俊俏

徐貽聰



在醫院裏做了個不算「手術」的小手術，大夫擔心感染，限我兩

天不進食水，只得服從。那兩天，加上術前準備的一天，整整三天無食無水，確實飢餓、口渴難耐。

晨起，是個周六，記得應該向惦記我的親人報告情況，飢渴之中，無意入睡，順手在手機上寫了幾句話：「病中情——寫給家裏人的報告：躺在病榻上，心繫外面事。家訊值千金，大事動心弦。弟妹應無恙，無需多牽念。孩子學如何，子事何進究？希望得消息，釋去心頭霧。中美鬥事透，對策有由頭。總理去日本，定攜新意回。特朗普專斷，惹得世情急。伊核引眾怒，魔盒開度多。朝美有急轉，普京動新猷。中國行端正，居間謀緩和。各位勤關注，互勉心得多。勤思助醒悟，莫信互網度。肚飢無所耐，胡思助清求。待到能行動，內外事清憂。」

隨即，二弟和四妹分別予以答覆。我的二弟寫道：

「身恙無奈事，病榻暫棲之。心繫家國是，精神足慰藉。耐心加靜養，康復指日期。等待回家轉，生龍活虎時。」

我的四妹則說：「平時生活自理了，病榻更思孫女了；剛把大兒念叨了，又把二兒想念了；兒孫你可知道了？多多問候病除了。情感他人替不了，人老需要關注了。術後自己躺床了，國事家事情未了。想兒孫近不了，了了歌給你解悶了。」

資訊交換的時間非常短暫，無疑

都沒有多加思索和考慮。感覺不錯，將三個小玩意相繼放進了家庭微信群，既算是報告情況，互相溝通，也想給全家人增添周末的愉快氣氛。未幾，一些歪甥的反應迅速在手機上出現，認為它們有情趣，表現出樂觀豁達的精神和境界，令全家人感到輕鬆、快樂，還都大大表揚了我這個「八十後」。

不難看出，三個用微信快速交換的文字都是即興偶感，信手而發，缺少韻律，也很不工整，還沒有任何修飾，不屬於深思熟慮類的成品，只是一些即時想法的直接表達，但可以明顯地感到，它們都飽含真摯自然的感情，恰似股股清流，奮力、自然、順暢地流淌在親人之間。我把他視如純淨、清澈的流水，像滔滔大河連帶上散落多地的親人，洗淨了時間和距離蒙上的分散、細小的灰塵。

誠然，這樣的「清流」是非常細微的，細微到人們看不到，一般也意識和體會不到的程度。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它的存在和作用卻不容置疑，非常的實在，非常的鮮亮、俊俏，汨汨地澆灌、滋潤着我的年老而又年輕的心靈，似乎還減少了飢餓和孤獨感，不免笑出聲來。

醫護人員看到我在飢餓中依然說笑，還在手機上不停地寫着什麼，說我「每天樂呵呵的，非常不錯，很多病人都比你像你這麼樂觀！」看來，我在病痛中時時保持住的快樂、豁達態度，還能感染不少人呢，特別是那些病中的人，是也？

把這樣的小故事公布出來，應該不是謀求當眾出醜，也不會被認為是為「嘩眾取寵」，一定不會被讀者笑話。我真的這樣確信。



文化什錦

我曾兩度走訪匈牙利，最感興趣於這個歐洲國家的亞洲源流，特別是體現這個源流的馬文化。歐洲不少國家都喜歡馬，但好似沒有哪個國家像匈牙利那樣，對馬不只是喜愛，簡直是迷戀和崇敬。匈牙利人認為，是馬把他們這個民族從遙遠的亞洲駛運到歐洲，並使他們得以重生。在他們眼中，馬已絕非單純供人役使的牲畜，而是有靈性的朋友，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推手。

匈牙利現有人口約一千萬，分屬十三個民族，主體是馬紮爾人，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馬紮爾人屬烏拉爾語系的芬蘭——烏戈爾語族。他們的先祖長期生活在現今俄羅斯烏拉爾山以東的鄂畢河及額爾齊斯河流域，以漁獵為生。從美洲踏着白令海峽上的堅冰來到荒蠻的亞洲東北部的馬匹，體型高大、載重力強，經過長期馴化，是他們艱難生活的好幫手。公元前後，馬紮爾人騎着這些馬，身跨弓箭，越過烏拉爾山向西遷徙，來到卡瑪河與伏爾加河交匯地區，過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活。後來，他們又向西南方向遊動，於公元七世紀初到達頓河下游平原，逐漸形成一些部落聯盟，其中勢力最大者由馬紮爾、尼克、庫亞瑪特、塔揚等七個部落組成，後人統稱他們為馬紮爾人。

九世紀末，馬紮爾人不斷遭到阿拉伯人、烏茲人和佩切涅格人的襲擾，就繼續騎馬向西遷移。在部落聯盟頭領阿爾帕德帶領下，大約四萬部落民和兩萬匹馬，浩浩蕩蕩越過喀爾巴阡山，於八九五年春天抵達歐洲中部的喀爾巴阡盆地。當時，盆地裏零零落落居住着一些斯拉夫人、阿瓦人和法蘭克人。馬紮爾人於是在他們中間安營紮寨，安頓下來。亞洲中北部和歐洲東部是人類歷史上騎馬游牧民族最集中的地區，據稱有上百個。他們大多是在本地區相互爭鬥廝殺，唯有馬紮爾人衝出本地區，成功地來到歐洲中部落地生根。在前後延續千年的民族大遷徙過程中，馬紮爾人穿越亞歐兩大洲，奔走幾萬里，步步有馬相伴。人稱他們是「馬背上的民族」，而他們則說「是馬使我們獲得重生」。因此，他們祖祖輩輩都悉心飼養馬，愛護馬，把馬視為「民族重生的救星」。

歐洲人一般把這個「從亞洲遠道而來殖民的游牧民族」稱為匈牙利人。當時的歐洲相當混亂，不同民族之間紛爭頻仍。匈牙利人利用他們祖傳的「馬上優勢」，先是抵禦一些異族的侵擾，穩住腳跟，隨後就變被動為主動，四處征討。九五五年，在取得一連串勝利之後，他們才遭遇強敵，被日耳曼諸侯和貴族聯手組建的部隊擊敗。這時，他們

好似突然醒悟：既然落腳歐洲，就應盡力融入歐洲。九七二年，阿爾帕德的曾孫蓋佐大公統一馬紮爾各部落，說服他們放棄異教信仰，皈依歐洲盛行的天主教。

九九七年，蓋佐之子伊斯特萬繼承大公之位，三年後稱王，宣布建立中央集權的匈牙利王國。從此，馬紮爾人正式在歐洲建邦立國，日益強大起來。十三世紀中葉以後，匈牙利先是遭到蒙古軍隊的入侵，後又被奧斯曼帝國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侵佔。在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中，匈牙利於十五世紀中葉正式組建一支精幹的輕騎兵部隊「胡薩爾」。這支部隊徵用體態輕盈、善於奔跑的馬匹，選拔精於騎術和箭法的青年人參加。他們不但為保衛匈牙利而戰，還時受周邊國家僱傭去對付異族侵凌。他們最大的特點是騎在高速馳騁的馬背上，手執弓箭，能夠靈巧地回身射殺追擊而來的敵人。他們在歐洲歷史上因此而有「活動斷頭台」之稱。後來，很多歐洲國家都競相仿效，建立起自己規模不等的「胡薩爾」。

隨着國家逐步走向安定，定居下來的馬紮爾人告別長期的游牧狀態，轉事農牧業生產。這時，大部分馬匹也轉向畜牧和農耕。馬的社會角色的這一重大轉換，促使匈牙利經濟迅速發展，實力不斷增強。到十八世紀，匈牙利已成為中東歐經濟較發達的國家。而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和農業機械化程度大幅提高，馬在匈牙利的作用又開始向遊樂活動方面轉移。現今，馬的飼養和使用主要集中在農牧業地區，特別是東部和西南部。在那裏，走進任何一個居民之家，都可看到廄棚中餵養着多匹良馬，院落裏停放着幾輛馬車，牆壁上掛着各式各樣的馬具。平時，不少地區仍可看到馬耕田或拉車的現象。但每值周末或節假日，人們往往都自發組

織騎馬比賽，騎着馬或趕着車去外地旅遊。

從鄉村到城鎮，甚至像首都布達佩斯那樣的大城市，無處不有與馬有關的活動或設施。其中，最常見的是馬具商店，那裏不但出售馬鞍、轡頭、馬鞭、馬掌，還出售馬鬃、馬皮、馭手衣飾。這些，有的是實用品，有的則是漂亮的觀賞品。此外，常見的還有馴馬協會，專為訓練生馬提供服務；騎手俱樂部，專事培養新的馭手；馬匹旅遊公司，專為遊客提供馬匹或馬車服務；馬術協會，專事組織各種賽馬活動。

匈牙利的賽馬活動據說盛行於十九世紀，至今不衰。從兒童到老人，從普通百姓到政府高官，人們都爭相參與。據匈牙利問題專家侯鳳菁介紹，賽馬一般在氣候宜人的春秋兩季舉行。每值賽馬日，人們都像過節一樣穿上民族服裝爭先恐後地前往觀賞。年輕的騎手大多像幾百年前的「胡薩爾」輕騎兵那樣，上穿夾克式繡花緊身衣，袖口上綴着熠熠閃光的黃銅鈕扣，下穿色彩斑斕的長褲，腳踏烏黑油亮的長統皮靴，頭戴窄沿高頂黑絨帽，肩披寬大的毛皮披風。一聲號令之下，他們飛身跨上高頭大馬，甩響皮鞭，雙腿猛夾馬肚，胯下的坐騎就飛奔向前。急促的馬蹄聲起，揚起一陣滾滾塵塵。這時，奔馬的呼嘯聲和觀眾的喊叫聲連成一片，震耳欲聾。一跑到盡頭，馬匹往往將前蹄高高翹起，馭手趁勢從馬背上跳下。領先的馭手被一擁而上的觀眾抬起，奮力拋向空中，「英雄馭手」就此誕生。

匈牙利最盛大的賽馬大會每年九月在布達佩斯的英雄廣場上舉行。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廣場，這時鋪滿沙子，變成一個大賽場。來自全國的騎手，還有不少外國的騎手，競相前來參加。匈牙利的馬術成績在歐洲名列前茅，馳名的馭手輩出不窮。（上）



布達佩斯老皇宮前巡遊的傳統馬隊

作者供圖

古人愛「憑欄」

愛 玲

《秋月乘興遊松江》曰「欄杆倚遍日雲暮，坐看丹霞生翠微」，依欄望霞光映青山，也令人陶醉……讀這樣的詩，會想起卞之琳「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佳句，只是橋被欄杆替代了。

「憑欄」也會激發古賢一股英雄氣。岳飛的《滿江紅》千古傳誦，開篇就是「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這是一位民族英雄壯志難酬的浩嘆。辛棄疾《水龍吟》寫道「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作者直抒胸臆，「欄杆拍遍」四字令報國無門的悲憤呼之欲出！

更多時候「憑欄」凸顯感情的失落與哀怨。「遙知別後西樓上，應憑欄干獨自愁」，白居易的《寄湘靈》回憶他對初戀情人湘

靈的眷戀與思念，讀來令人扼腕！「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杜牧的《題齊安城樓》充盈牽腸掛肚的鄉愁之苦；「倚遍欄干，只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衰草，望斷歸來路」，李清照的《點絳脣》，將人間悲涼和失親之痛和盤託出；「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亡國之君李煜，想起一去不返的南唐國土和昔日奢華，再不敢「憑欄」了，悽楚復悽楚，情何以堪！

古人緣何愛「憑欄」？因為這是他們寄託衷腸的最佳方式：喜悅時憑欄瞭望，視野開闊心曠神怡；愁悶時依欄寄意，或可消解胸中塊壘；豪情奔放時憑欄遠眺，更能激發家國情懷、雲水胸襟，正所謂憑欄一眺百感生，多少情致在胸中！



藝苑

欄杆，又稱欄閣、護欄，古代稱闌干、檻或勾闌。一些亭台樓閣的欄杆，每每設計精美，討人喜歡，騷客雅士總愛將其入詩入畫，「憑欄情結」融入古人血脈中了。

李白《清平調》有云「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說唐玄宗心中再不快，依欄一見楊貴妃就笑逐顏開了。白居易《曲江亭晚望》云「曲江岸北憑欄干，水面陰生日腳殘」，夕陽下依欄觀江，也不乏詩情畫意呢。黃庭堅《鄂州南樓書事》說「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望荷香」，湖光山色中憑欄觀出水芙蓉，何等逍遙愜意！宋長文